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喻世明言 第二十卷 陳從善梅嶺失渾家

君騎白馬連雲棧，我駕孤舟亂石灘。揚鞭舉懼休相笑，煙波名利大家難。話說大宋徽宗宣和三年上，春間，黃榜招賢，大開選場。去這東京汴梁城內虎異營中，一秀才姓陳，名辛，字從善，年二十歲；故父是殿前太尉。這官人不幸父母蚤亡，只單身獨自。自小好學，學得文武雙全。正是：文欺孔孟，武賽孫吳；五經三史，六韜三略，無所不曉。新娶得一個渾家，乃東京金梁橋下張待詔之女，小字如春。年方二八，生得如花似玉。比花花解語，比玉玉生香。夫妻二人，如魚似水，且是說得著，不願同日生，只願同日死。這陳辛一心向善，常好齋供僧道。

一日，與妻言說：「今黃榜招賢，我欲赴選，求得一官半職，改換門閭，多少是好。」如春答曰：「只恐你命運不通，不得中舉。」陳辛曰：「我正是『學成文武藝，貨與帝王家』。」不數日，去赴選場，偕眾伺候掛榜。旬日之間，金榜題名，已登三甲進士。瓊林宴罷，謝恩，御筆除授廣東南雄沙角鎮巡檢司巡檢。回家說與妻如春道：「今我蒙聖恩，除做南雄巡檢之職，就要走馬上任。我聞廣東一路，千層峻嶺，萬疊高山，路途難行，盜賊煙瘴極多。如今便要收拾前去，如之奈何？」如春曰：「奴一身嫁與官人，只得同受甘苦。如今去做官，便是路途險難，只得前去，何必憂心？」陳辛見妻如此說，心下稍寬。正是：

青龍與白虎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當日，陳巡檢喚當直王吉吩咐曰：「我今得授廣東南雄巡檢之職，爭奈路途險峻，好生艱難，你與我尋一個使喚的，一同前去。」王吉領命，往街市尋覓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陳巡檢吩咐廚下使喚的：「明日是四月初三日，設齋多備齋供。不問雲遊全真道人，都要齋他，不得有缺。」

不說這裡齋主備辦。且說大羅仙界有一真人，號曰紫陽真君，於仙界觀見陳辛奉真齋，道：「好生志誠！今投南雄巡檢，爭奈他妻有千日之災。」吩咐大慧真人：「化作道童，聽吾法旨；你可假名羅童，權與陳辛作伴當，護送夫妻二人。他妻若遇妖精，你可護送。」道童聽旨，同真君到陳辛宅中，與陳巡檢相見。禮畢，齋罷，真君問陳辛曰：「何故往日設齋歡喜，今日如何煩惱？」陳辛又手告曰：「聽小生訴稟：今蒙聖恩，除南雄巡檢。爭奈路途難行，又無兄弟，因此憂悶也。」真人曰：「我有這個道童，喚做羅童，年紀雖小，有些能處。今日權借與齊官，送到南雄沙角鎮，便著他回來。」夫妻二人拜謝曰：「感蒙尊師降臨，又賜道童相伴，此恩難報。」真君曰：「貧道物外之人，不思榮辱，豈圖報恩？」拂袖而去了。陳辛曰：「且喜添得羅童做伴。」收拾琴、劍、書箱，辭了親戚鄰裡，封鎖門戶，離了東京。十里長亭，五里短亭，迤邐而進。一路上，但見：

村前茅舍，莊後竹籬。村醪香透磁缸，濁酒滿盛瓦甕。架上麻衣，昨日芒郎留下當；酒帘大字，鄉中學究醉時書。沽酒客暫解擔囊，趨路人不停車馬。

陳巡檢騎著馬，如春乘著轎，王吉、羅童挑著書箱行李，在路少不得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羅童心中自付：「我是大羅仙中大慧真人，今奉紫陽真君法旨，教我與陳巡檢往南雄沙角鎮去。吾故意裝風做癡，教他不識咱真相。」遂乃行走不動，上前退後。如春見羅童如此嫌遲，好生心惱，再三要趕回去，陳巡檢不肯，恐背了真人重恩。羅童正行在路，打火造飯，哭哭啼啼不肯吃，連陳巡檢也厭煩了。如春孺人執性，定要趕羅童回去。羅童越耍風，叫：「走不動！」王吉攙扶著行，不五里叫：「腰疼！」大哭不止。如春說與陳巡檢：「當初指望得羅童用，今日不曾得他半分之力，不如教他回去。」陳巡檢不合聽了孺人言語，打發羅童回去。有分教如春爭些個做了失鄉之鬼。正是：

鹿迷鄭相應難辨，蝶夢周公未可知。

當日打發羅童回去，且得耳根清淨。陳巡檢夫妻和王吉三人前行。

且說梅嶺之北有一洞，名曰申陽洞。洞中有一怪，號曰申陽公，乃獼猴精也。弟兄三人：一個是通天大聖，一個是彌天大聖，一個是齊天大聖。小妹便是泗州聖母。這齊天大聖神通廣大，變化多端，能降各洞山魃，管領諸山猛獸。興妖作法，攝偷可意佳人；嘯月吟風，醉飲非凡美酒。與天地齊休，日月同長。這齊天大聖在洞中，觀見嶺下轎中，擡著一個佳人，嬌嫩如花似玉，意欲取他。乃喚山神吩咐：「聽吾號令，便化客店，你做小二哥，我做店主人。他必到此店投宿。更深夜靜，攝此婦人入洞中。」山神聽令，化作一店；申陽公變作店主，坐在店中。卻好至黃昏時分，陳巡檢與孺人如春並王吉至梅嶺下，見天色黃昏，路逢一店，喚招商客店。王吉向前去敲門，店小二問曰：「客長有何勾當？」王吉答道：「我主人乃南雄沙角巡檢之任，到此趕不著館驛，欲借店中一宿，來蚤便行。」申陽公迎接陳巡檢夫妻二人入店，頭房安下。申陽公說與陳巡檢曰：「老夫今年八十餘歲，今晚多口，勸官人一句：前面梅嶺好生僻靜，虎狼、劫盜極多。不如就老夫這裡，安下孺人；官人自先去到任，多差弓兵人等來取，卻好？」陳巡檢答曰：「小官三代將門之子，通曉武藝，常懷報國之心，豈怕虎狼盜賊？」申公情知難勸，便不敢言，自退去了。

且說陳巡檢夫妻二人到店房中，吃了些晚飯，卻好一更。看看二更，陳巡檢先上牀，脫衣而臥。只見就中起一陣風，正是：

吹折地獄門前樹，刮起鄩都頂上塵。

那陣風過處，吹得燈半滅而復明。陳巡檢大驚，急穿衣起來看時，就房中不見了孺人。開房門叫得王吉。那王吉睡中叫將起來，不知頭由，慌張失勢。陳巡檢說與王吉：「房中起一陣狂風，不見了孺人。」主僕二人急叫店主人時，叫不應了。仔細看時，和店房都不見了，連王吉也吃一驚。看時，二人立在荒郊野地上，止有書箱行李並馬在面前，並無燈火，客店、店主人皆無蹤跡。只因此夜，直教陳巡檢三年不見孺人之面。未知久後如何。正是：

兩裡煙村霧裡都，不分南北路程途。多疑看罷僧繇畫，收起丹青一軸圖。

陳巡檢與王吉聽譙樓更鼓，正打四更。當夜月明星光之下，主僕二人，前無客店，後無人家，驚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只得教王吉挑了行李，自跳上馬，月光之下，依路徑而行。在路，陳巡檢尋思：「不知是何妖法，化作客店，攝了我妻去？從古至今，不見聞此異事！」巡檢一頭行，一頭哭：「我妻不知著落。」迤邐而行，卻好天明。王吉勸官人：「且休煩惱，理會正事。前面梅嶺，望著好生險峻崎嶇，凹凸難行。只得捱過此嶺，且去沙角鎮上了任，卻來打聽，尋取孺人不遲。」陳巡檢聽了王吉之言，只得勉強而行。

且說申陽公攝了張如春，歸於洞中。驚得魂飛魄散，半晌醒來，淚如雨下。元來洞中先有一娘子，名喚牡丹，亦被攝在洞中日久，向前來勸如春不要煩惱。申公說與如春：「娘子，小聖與娘子前生有緣。今日得到洞中，別有一個世界。你吃了我仙桃、仙酒、胡麻飯，便是長生不死之人。你看我這洞中仙女，盡是凡間攝將來的。娘子休悶，且共你蘭房同牀雲雨。」如春見說，哀哀痛哭，告申公曰：「奴不願洞中快樂，長生不死；只求早死。若說雲雨，實然不願。」申公見說如此，自思：「我為他春心蕩漾；他如今煩惱，未可歸順。其婦人性執，若逼令他，必定尋死，卻不可惜了這等端妍少貌之人！」乃喚一婦人，名喚金蓮，洞主也是日前攝來的，在洞中多年矣。申公吩咐：「好好勸如春，早晚好待他，將好言語誘他，等他回心。」金蓮如春到房中，將酒食管待。如春酒也不吃，食也不吃，只是煩惱。金蓮、牡丹二婦人再三勸他：「你既被攝到此間，只得無奈何。自古道：『在他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？』」如春告金蓮云：「姐姐，你豈知我今生夫妻分離？被這老妖半夜攝將到此，強要奴家雲雨，決不依隨！只求快死，以表我貞潔。古雲：『烈女不更二夫。』奴今寧死而不受辱。」金蓮說：「要知山下事，請問過來人。這事我也曾經來。我家在南雄府住，丈夫富貴，也被申公攝來洞中五年。你見他貌惡，當初我亦如此，後來慣熟，方纔好過。你既到此，只得沒奈何，隨順了他罷。」如春大怒，罵云：「我不似你這等淫賤，貪生受辱，枉為人在世，潑賤之女！」金蓮云：「好言不聽，禍必臨身。」遂自回報申公說：「新來佳人，不肯隨順，惡言誹謗，勸他不從。」申公大怒而言：「這個賤人，如此無禮！本待將銅錘打死，

為他花容無比，不忍下手。可奈他執意不從。」交付牡丹娘子：「你管押著他。將這賤人剪髮齊眉，蓬頭赤腳，罰去山頭挑水，澆灌花木。一日與他三頓淡飯。」牡丹依言，將張如春剪髮齊眉，赤了雙腳，把一副水桶與他。如春自思，欲投巖澗中而死，「萬一天可憐見，苦盡甘來，還有再見丈夫之日。」不免含淚而挑水。正是：

寧為困苦全貞婦，不作貪淫下賤人。

不說張氏如春在洞中受苦。且說陳巡檢與同王吉自離東京，在路兩月餘，至梅嶺之北，被申陽公攝了孺人去，千方無計尋覓。王吉勸官人且去上任，巡檢只得棄舍而行。乃望面前一村酒店，巡檢到店門前下馬，與王吉入店買酒飯吃了。算還酒飯錢，再上馬而去。見一個草舍，乃是賣卦的，在梅嶺下。招牌上寫：「楊殿幹請仙下筆，吉凶有準，禍福無差。」陳巡檢到門前，下馬離鞍，入門與楊殿幹相見已畢。殿幹問：「尊官何來？」陳巡檢將昨夜失妻之事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楊殿幹焚香請聖，陳巡檢跪拜禱祝。只見楊殿幹請仙至，降筆判斷四句，詩曰：

「千日逢災厄，佳人意自堅。紫陽來到日，鏡破再團圓。」

楊殿幹斷曰：「官人且省煩惱，孺人有千日之災。三年之後，再遇紫陽，夫婦團圓。」陳巡檢自思：「東京曾遇紫陽真人，借羅童為伴；因羅童嘔氣，打發他回去。此間相隔數千里路，如何得紫陽到此？」遂乃心中少寬。還了卦錢，謝了楊殿幹，上馬同王吉並眾人上梅嶺來。陳巡檢看那嶺時，真個險峻：

欲問世間煙障路，大庾梅嶺苦心酸。磨牙猛虎成群走，吐氣巴蛇滿地攢。

陳巡檢並一行人過了梅嶺。嶺南二十里，有一小亭，名喚做接官亭。巡檢下馬，入亭中暫歇。忽見王吉報說：「有南雄沙角鎮巡檢衙門弓兵人等，遠來迎接。」陳巡檢喚入，參拜畢。過了一夜，次日同弓兵、吏卒走馬上任。至於衙中升廳，眾人參賀已畢。陳巡檢在沙角鎮做官，且是清正嚴謹。光陰似箭，正是：

窗外日光彈指過，席前花影坐間移。

倏忽在任，不覺一載有餘。差人打聽孺人消息，並無蹤跡。端的：

好似石沉東海底，猶如線斷紙風箏。

陳巡檢為因孺人無有消息，心中好悶，思憶渾家，終日下淚。正思念張如春之際，忽弓兵上報：「相公，禍事！今有南雄府府尹札付來報軍情：有一強人，姓楊，名廣，綽號『鎮山虎』，聚集五七百小嘍囉，佔據南林村，打家劫舍，殺人放火，百姓遭殃。札付巡檢，『火速帶領所管一千人馬，關領軍器，前去收捕，毋得遲誤。』」陳巡檢聽知，火速收拾軍器鞍馬。披掛已了，引著一千人馬，逕奔南林村來。

卻說那南林村鎮山虎正在寨中飲酒，小嘍囉報說：「官軍到來。」急上馬持刀，一聲鑼響，引了五百小嘍囉，前來迎敵。陳巡檢與鎮山虎並不打話，兩馬相交，那草寇怎敵得陳巡檢過？鬥無十合，一矛刺鎮山虎於馬下，梟其首級，殺散小嘍囉。將首級回南雄府，當廳呈獻。府尹大喜，重賞了當。自回巡檢衙，辦酒慶賀已畢。只因斬了鎮山虎，真個是：

威名大振南雄府，武藝高強眾所欽。

這陳巡檢在任，倏忽卻早三年官滿。新官交替，陳巡檢收拾行裝，與王吉離了沙角鎮。兩程並作一程行，相望庾嶺之下，紅日西沉，天色已晚。陳巡檢一行人，望見遠處鬆林間有一座寺。王吉告官人：「前面有一座寺，我們去投宿則個。」陳巡檢勒馬向前，看那寺時，額上有「紅蓮寺」三個大金字。巡檢下馬，同一行人入寺。元來這寺中長老，名號旃大惠禪師，佛法廣大，德行清高，是個古佛出世。當時行者報與長老：「有一過往官人投宿。」長老教行者相請。巡檢入方丈，參見長老。禮畢，長老問：「官人何來？」陳巡檢備說前事，「萬望長老慈悲，指點陳辛，尋得孺人回鄉，不忘重恩。」長老曰：「官人聽稟：此怪是白猿精，千年成器，變化難測。你孺人性貞烈，不肯依隨，被他剪髮赤腳，挑水澆花，受其苦楚。此人號曰申陽公，常到寺中，聽說禪機，講其佛法。官人若要見孺人，可在我寺中住幾時。等申陽公來時，我勸化他回心，放還你妻，如何？」陳巡檢見長老如此說，心中喜歡，且在寺中歇下。正是：

五里亭亭一小峰，上分南北與西東。世間多少迷途客，一指還歸大道中。

陳巡檢在紅蓮寺中，一住十餘日。忽一日，行者報與長老：「申陽公到寺來也。」巡檢聞之，躲於方丈中屏風後面。只見長老相迎，申陽公入方丈敘禮畢，分位而坐。行者獻茶。茶罷，申陽公告長老曰：「小聖無能斷除愛慾，只為色心迷戀本性，誰能虎項解金鈴？」長老答曰：「尊聖要解虎項金鈴，可解色心本性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一塵不染，萬法皆明。莫怪老僧多言相勸，聞知你洞中有一如春娘子，在洞三年。他是貞節之婦，可放他一命還鄉，此便是斷卻慾心也。」申陽公聽罷，回言：「長老，小聖心中正恨此人。罰他挑水三年，不肯回心。這等愚頑，決不輕放！」陳巡檢在屏風後聽得說，正是：

提起心頭火，咬碎口中牙。

陳巡檢大怒！拔出所佩寶劍，劈頭便砍。申陽公用手一指，其劍反著自身。申陽公曰：「吾不看長老之面，將你粉骨碎身，此冤必報。」道罷，申陽公別了長老，回去了。自洞中叫張如春在面前，欲要剖腹取心，害其性命。得牡丹、金蓮二人救解，依舊挑水澆花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陳巡檢不知妻子下落，到也罷了；既曉得在申陽洞中，心下倍加煩惱。在紅蓮寺方丈中拜告長老：「怎生得見我妻之面？」長老曰：「要見不難。老僧指一條徑路，上山去尋。」長老叫行者引巡檢去山間尋訪，行者自回寺。只說陳辛去尋妻，未知尋得見尋不見。正是：

風定始知蟬在樹，燈殘方見月臨窗。

當日，陳巡檢帶了王吉，一同行者到梅嶺山頭，不顧崎嶇險峻，走到山巖潭畔，見個赤腳挑水婦人。慌忙向前看時，正是如春。夫妻二人抱頭而哭，各訴前情，莫非夢中相見？一一告訴。如春說：「昨日申公回洞，幾乎一命不存。」巡檢乃言：「謝紅蓮寺長老，指路來尋，不想卻好遇你，不如共你逃走了罷。」如春道：「走不得。申公妖法廣大，神通莫測。他若知我走，趕上時，和官人性命不留。我聞申公平日只怕紫陽真君，除非求得他來，方解其難。官人可急回寺去，莫待申公知之，其禍不小。」陳巡檢只得棄了如春，歸寺中拜謝長老，說已見嬌妻，言：「申公只怕紫陽真君，他在東京曾與陳辛相會，今此間驚遠，如何得他來救？」長老見他如此哀告，乃言：「等我與你入定去看，便見分曉。」長老教行者焚香，入定去了一晌。出定回來，說與陳巡檢曰：「當初紫陽真人與你一個道童，你到半路趕了他回去。你如今便可往，急走三日，必有報應。」陳巡檢見說，依其言，急急步行山寺。迤邐行了兩日，並無蹤跡。

且說紫陽真人在大羅仙境與羅童曰：「吾三年前，那陳巡檢去上任時，他妻合有千日之災，今已將滿。吾憐他養道修真，好生虔心。吾今與汝同下凡間，去梅嶺救取其妻回鄉。」羅童聽旨，一同下凡，往廣東路上行來。這日，卻好陳巡檢撞見真君同羅童遠而來，乃急急向前跪拜，哀告曰：「真君，望救度！弟子妻張如春被申陽公妖法攝在洞中三年，受其苦楚，望真君救難則個！」真君笑曰：「陳辛，你可先去紅蓮寺中等，我便到也。」陳辛拜別，先回寺中，備辦香案，迎接真君救難。正是：

法篆持身不等閒，立身起業有多般。千年鐵樹開花易，一日艷都出世難。

陳巡檢在寺中等了一日，只見紫陽真君行至寺中，端的道貌非凡。長老直出寺門迎接，入方丈敘禮畢，分賓主坐定。長老看紫陽真君，端的有神儀八極之表，道貌堂堂，威儀凜凜。陳巡檢拜在真君面前，告曰：「望真君慈悲，早救陳辛妻張如春性命還鄉，自當重重拜答深恩。」真君乃於香案前，口中不知說了幾句言語，只見就方丈裡起一陣風。但見：

無形無影透人懷，二月桃花被綽開。就地撮將黃葉去，入山推出白雲來。

那風過處，只見兩個紅巾天將出現，甚是勇猛。這兩員神將朝著真君聲喏道：「吾師有何法旨？」紫陽真君曰：「快與我去申陽洞

中，擒拿齊天大聖前來，不可有失。」兩員天將去不多時，將申公一條鐵索鎖著，押到真君面前。申公跪下，紫陽真君判斷，喝令天將將申公押入酆都天牢問罪。教羅童入申陽洞中，將眾多婦女各各救出洞來，各令發付回家去訖。張如春與陳辛夫妻再得團圓，向前拜謝紫陽真人。真人別了長老、陳辛，與羅童冉冉騰空而去了。

這陳巡檢將禮物拜謝了長老，與一寺僧行別了。收拾行李轎馬，王吉並一行從人離了紅蓮寺。迤邐在路，不則一日，回到東京故鄉。夫妻團圓，盡老百年而終，有詩為證：

三年辛苦在申陽，恩愛夫妻痛斷腸。終是妖邪難勝正，貞名落得至今揚。